

新城奇缘

〔保〕卡门·卡尔切夫 著



新城奇缘

〔保〕卡门·卡尔切夫 著

樊 石 余志和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Камен Каѐв
ДВАМА В НОВИЯ ГРАД

本书根据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София, 1979 年版译出

新城奇缘

〔保〕卡门·卡尔切夫 著

樊石 余志和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40,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57,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60 定价:1.25元

主要人物表

马林·马斯拉夫斯基 化工厂汽车司机

埃夫格尼·马斯拉夫斯基 浪荡青年

维奥列塔·瓦克夫奇耶娃 图书管理员，

马林·马斯拉夫斯基的前妻

伊万乔·鲍亚吉耶夫 车间主任

格尔加娜·鲍亚吉耶娃 行政干部，鲍亚吉

耶夫之妻

德拉戈大伯(德拉戈米尔) 叉车司机

兹拉塔大婶 清洁工，德拉戈之妻

小维奥列塔 德拉戈之女

伊万切夫 车队队长

维基洛夫 公安局长

丘泽列夫 招待所管理员

拉奇卡 服务站管理员

甘卡 拉奇卡之妻

1

清晨，柏油马路上飘来一股汽油味。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罢了，因为我醒来时，一只开了盖的汽油桶在我脚边叮当作响，我忘了把它放进汽车里。接着，我轻轻入睡了。而现在，夜莺又将我唤醒。

每当我突然醒来时，总有一些我所没有的想法盘据脑海。我估计这是由于做梦造成的，近来我常常做梦，醒来时往往一身冷汗。昨天晚上，我由于心不在焉和疏忽大意，又忘了摇开驾驶室的窗玻璃。

记得由于这种马大哈的性格，我曾常常受到善意的批评。连十年前“为了划清界限”而抛弃了我的妻子，她也认为我会损害自己的健康，假如一直不改的话。她的批评不仅是针对我，而且也是针对所有男人的，因为她常常说：“你们都是一丘之貉。”由于我无动于衷，她便失望得哭了起来。

真有意思，我并非故意这样做，惹对方生气。但是看来我

的外貌就是这副样子，因为我发现别的人开始同我交谈或开导我时，也生我的气，甚至连故乡国营农场——十年前我在那里做过一段青年工作——的党委书记也想打我，因为他批评我时，我挑衅地沉默不语。用他的话来说，我的外貌具有挑衅性，别人也这么说过，否则，如何解释十年来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呢？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我满可以躺在软皮垫上，而不象那些散漫的司机同乞丐一样随便趴在胳膊上打盹。“吉尔”是辆旧车，我的经验又不怎么丰富，不可随意妄为。而且车队人员常常告诫我们不要在途中过夜，必须按时赶回来。这些要求是有道理的。当我以应有的注意力和礼貌听他们讲这些要求时，我不信会惹谁生气。

不久以前，我才认识队长，还没有触怒过他。我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使脸部露出听话的样子。不能不重视外部表情，过去的妻子使我记住了这一点，她曾在州府一个少先队组织做过辅导员，同一些搞艺术的人有过来往。那个少先队里的队员，除根据队章要求佩带红领巾外，还要佩带用绸子做的玫瑰花和火绒草，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前妻的标志，所以现在我理解她为什么不能容忍我的外表。看来我必须在外貌上下一番功夫，无论这跟我的性格多么不协调。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不费劲呢？甚至连一个人从睡梦中醒来时，首先就得洗脸……

是的，一群夜莺在歌唱，我听得津津有味，同时难以根据声音判断它们究竟有多少只。看来为数不少，让它们歌唱吧，

这倒很好，尤其是清晨，太阳升起之前。

谁也不会相信我这张粗糙的脸——两天没有刮过，长着浓眉毛和布满皱纹的额头——会成为慈善和诗人般的激动的镜子。有什么办法呢，我从前那个崇拜玫瑰花和火绒草的妻子，干脆认为我在音乐方面是个残废。她会拉手风琴，这使她出名了。我常常在家看乐谱，但没有唱过。

真是！我怎么又回到往事中去了呢？也许是夜莺引起的？让它们歌唱吧，这很好……我必须转动操纵杆，发动马达，因为看来晚上相当冷。但愿小树不会冻坏，不过这些树已开过花了，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这样，马达的隆隆声便压倒了夜莺的歌声，顿时，我心里升起了一团愁云——不是由于歌声，而是因为世上的一切都这么短暂，连鸟儿的歌还没有唱完，就有马达的隆隆声来干扰了。

我已经坐在驾驶室，手握方向盘，望着前方，暗暗想道：为了完成定额，上午至少得跑完三百五十公里。柏油马路反射着光芒，黎明前东方出现的鱼肚白渐渐消失了，太阳开始爬上树梢和山顶，已经听不见夜莺的歌声。一切都是睡梦引起的。现在重要的是“赛跑”，必须跑完里程数，正如通常所说的，用少量的燃料跑更多的路程。这是不用说的，不知道车队里的人为什么常常强调这一点，好象他们没有别的事情一样。

我踩着油门，脚下的轮子发出呜呜的响声，犹如撕绸料一般。速度愈来愈快，我的脸部表情非常紧张。

当司机用这种速度穿越全国时，最害怕打盹，所以便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斜靠在半开着的窗子上，让风吹他。我不吸烟，这归功于我那位主张戒烟的前妻。

我担心自己过于注意道德，所以尽量不回想前妻和往事，可它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仿佛我有什么过错似的。事实上我的过错不小，当我妻子被告知我是人民的敌人时，也许她有权抛弃我。自然罗，她爱人民胜过爱我，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丝毫不责怪她。

在所谓为了“划清界限”的起诉书中，毕竟还是有令人伤心之处，那种关于责任在我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维奥列塔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跟一个我已经不能忍受的人离婚的好机会来啦！我跟他没有孩子，没有感情，没有义务！”而不该写这种欺骗人们和我的朋友的起诉书……“让她跟手风琴一道见鬼去吧！”我当时对自己说，“也许她会找到比我好的人！”其实，第二年她就找到了——一个当地合唱团的合唱队员兼采购员。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合唱队员兼采购员！从前她跟我结合是场误会，而现在跟他……听说她重又对我感兴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改行。我无论如何不会当合唱队员，更不会当采购员！两天前，我在车库过生日时，突然收到一盒糖果，这使同事们感到失望，他们盼望茴香酒，而不是哄小孩的小玩艺儿。

当时，我愁了一整天，对这糖果的来路有点不放心。我觉得有人在窥伺我。我已三十八岁，疲惫不堪了，不愿再堕入情网和痛苦之中，更何况这十年间我见得够多了。即使我被判

刑时，也还有女人追求我。但愿这些糖果不是某种圈套就好。一般说来，我象一只引起人们仇恨，而决不会得到同情的蠢狼那样，容易落入这种圈套。

“吉尔”从隘口向下驶去，通过一条小河，轮子开始在斜坡上发出呜呜声，后面车身的铁架咔嚓直响，提醒我要格外小心。一小时后将驶入平原地带，到了那里会弥补上失去的时间。

如果从升上山峰的太阳来判断的话，白天将很热，尽管天气预报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我不理解为什么科学与自然界发生矛盾，当天气预报不准时，我们车队的人都很生气。

隐藏着的痛苦折磨着我的心。是忘记了什么呢，失去了什么呢，还是孤独使我感到厌烦了呢？这个女人将会利用我这种心理状态，她远远地观察我，肯定想用这些糖果从我身上捞点什么。当初，她曾经用类似的东西——唱歌、拉手风琴、朗诵诗歌，完全把我吸引住了。直至今天，每当回想起那段往事时，我仍然不能理解：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怎么会那么狡猾？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又为何如此迟钝和天真？我简直不明白是如何跟她结婚的……

我从青年突击队回来时，就办了这件事。我在那里以饱满的热情干了将近两年。“我们建设城市，城市造就我们！”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把狂喜排除在外的话，它有时妨碍我们衡量自己所具有的真正的才智。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到这个全国性建设工地上来寻求幸福，只有我们这些热心于建设的人不追求它，而是它来追求我们——有时还相当顽强和坚决。你

瞧，维奥列塔看来并没有错，她爱上了我，因为她从报纸上得知建设马里诺—拉科夫斯基公路时，我一天运了三百多车碎石，真拿报纸没有办法！事实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爱的是另一位姑娘，这三百车碎石是为她而运的，以便向她表明我比她想象的还要爱她，同时晚上我们集合在一起时，好让她在篝火旁多为我鼓掌……维奥列塔不在我们突击队，但当她读了那篇报道后，便带着一群少先队员来访问我，他们给我送来了“祝词”和食品。接着队员们分散玩去了，而我和辅导员仔细看那份祝词，不用说，是队员们在辅导员精心指导下写出来的。我当然没有注意她，因为我已爱上另一位姑娘。但任何事情总是顽强者取胜，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这些糖果现在使我害怕，使我晚上睡不安稳，醒来时浑身是汗。

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人们变得聪明了，这从他们谈到成绩时的慎重态度可以看得出来。可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挖好一条水渠，就闹得满城风雨。恋爱也是这样——有人送来一朵红玫瑰，就自以为被爱上了，甚至还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类似的描写。而对于象我前妻——她当时十八岁——那样的姑娘来说，只要送一部小说，她们就不会让你安宁。我真不该给她那本《勇气》^①。天哪，她开始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信中充满议论、惊叹号和疑问号，那些信简直象雪片似的朝我飞来。尽管我爱的是另一位对我的成绩并不报以热烈掌声的姑娘，然而我却渐渐地、不

① 《勇气》，苏联女作家克特林斯卡娅（1906—1976）的长篇小说。

由自主地开始受维奥列塔这些信的潜移默化，那些惊叹号包围着我。她来第五封信时，我有意无意地给她回了信。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

听说不久以前我前妻来本地图书馆当了管理员，但她要求接近工人阶级。看来文艺作品重又要起作用了，好在我不再是二十五岁。不，不，无论我怎样孤独，无论我内心如何不平静，过去的事情决不会重演。我将埋头工作，以此抵销一切，专心于未来。而未来无疑将是美好的，这从我近来的情况便可得知——恢复了我的党籍和十年前我被剥夺了的一切权利，甚至想重新安排我做组织工作。当然罗，我一向乐意搞政治，但要我象过去一样搞党务，大概不可能，我不想干。原因是多方面的，假如后面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们。我对自己的新职业很满意，它使我的神经得到安慰，使我经常处于运动之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不致于死亡，不致于消失，我必须不停地运动，变换地点、人物、景色、思想——一切使我得到安宁。我满意自己选择了这个职业，任何想让我变换职业的暗示都使我充满恐惧。不，我决不再回到过去的工作岗位上去，那是另一种生活。我热爱方向盘，不会丢下它。

这个女人——我们离婚已有十年——重又来搅扰我。我怒不可遏。难道这可能吗？我每一个细胞都在反对。不，决不这样做！我必须把这些糖果连同盒子及包装纸一起退回去，可是寄给谁呢？究竟给谁退去呢？她连名字也没有写上。寄希望于我这糊涂的洞察力，她想得不错。

中午，我很晚才回到车库，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要求于我的

定额。我又饿又累，但食堂已经关门。工人们往工厂院子里卸钢材时，我吃了半个面包和一块香肠。这时，我坐在锌桶上，周围的人吵吵嚷嚷，我听不见他们的吵闹声。我疲惫不堪，陷入沉思之中，对服务站送来的面包和香肠很满意。离我百来步远，耸立着冷却塔，里面哗哗的水声跟氧气车间的轰隆声汇成一片，这也使我感到很愉快。

再远一点，在吊车和铁柱子后面，可见硫酸车间和磷肥车间的红墙，缕缕有毒的黄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来，被风吹散在整个化工厂的上空。我坐在锌桶上，继续吃饭。这时工人们已经卸完了车，背后有人对我说：

“应当运走……”

我明白指的是磷肥，都装在纸袋里，露天堆放着。于是我说：

“装吧！”

他们便开始装车，我继续坐在桶上吃饭。这也使我感到愉快，因为半小时后我又要出车。我愿意走，不爱呆在一个地方，车库的人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多挣钱呢。

2

当然罗，钱对我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当我超额完成规定的里程时，便不由自主地拿铅笔算起来，看月底能拿多少

钱。根据我的计算，月底我的收入会超过伊万切夫队长，这使我感到自豪，尽管荣誉早就不再使我激动。现在我不需要人们给我鼓掌，不需要“祝词”。我是个没有家，没有妻子儿女的人，只不过身上有一件工作服，一件一九五一年留下来的旧风雨衣，一双旅游鞋和一件九月九日^①前参加秘密学生会议时穿过的淡绿色上衣罢了。我曾在自由大学就读（现在，这听起来就象“法国革命”一样动听，虽然当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黑暗势力）。我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两年半，因为未考完的科目逐渐增多，后来无法注册。我从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这对我现在制订个人计划很有帮助。根据我粗略的考虑，我至少需要半年才能站住脚。我现在还得住在工厂招待所里，这的确令人不愉快，但有什么办法呢——住房危机嘛！有时我对自己说：难道我们建设这座城市，就是为了这样生活吗？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人们建造了很多房子，但有什么办法——现在是大迁移的时代，农村向城市转移……

我是新来的，几乎谁也不认识，假如不算车库清洁工兹拉塔大婶和她那在工厂院子里开叉车的丈夫德拉戈大伯的话。啊，对啦，还有招待所管理员丘泽列夫，我最先认识他。他个子矮小，态度严肃，爱摆架子，人们都称他矮子，也有人叫他元帅。他有办公室、电话、来客登记簿、一叠发票、图章、墨水瓶和吸墨器。尽管他的办公室常常锁着——我对它丝毫不感兴趣——无形之中可以感到他在那里。所以我非常谨慎，尤

^①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推翻了法西斯统治，获得解放。

其是当我沿过道走动，经过他办公室的时候。即使锁着，这间办公室也使我感到害怕。制服也同样使我惊慌。我父亲是护路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穿着军官穿的旧马裤，戴着军帽，并以此为骄傲，仿佛他不是普通的农村护路人，而是发给他马裤和军帽的当地军区司令部的军官似的。当然，他穿马裤，戴军帽，只能吓唬村里的牧童，我可一点也不怕他。只是他经常指责我，说我没有混个一官半职，惹他生气。看来我象母亲，但遗憾的是她死得太早了。她在国营农场干活，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丧生——脱粒时，被皮带卷进脱粒机里。从那时起，我跟父亲更加疏远了，因为他对妈妈的死并不怎么悲痛。不久他又娶了一个，可过了十年，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现在，他领取养老金，住在乡下我兄弟那里。我们相互已经淡忘，有一次我们偶然相遇，——好象是在索非亚——差点儿走过去了。谢天谢地，他身体很壮实，常常拄着拐杖在村里散步，每天给退休的人念邮局送来的报纸。

关于制服，我只是顺便说说而已，因为对工厂招待所的制度我还不习惯。我估计跟这个矮子不难打交道，尽管他也穿着过去警察穿的马裤。他很傲慢，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不过他已有两次求我用车送他去拉科夫斯基队和迪纳莫队进行比赛的体育场，看来他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

象各地一样，本城的两个队正在进行比赛。我暂时尚未表态，但看来很快就得定下来，而且大概会倾向于管理员为之捧场的拉科夫斯基队。他已经警告过我。有一天，我见他喝

得醉醺醺的，在走廊里骂迪纳莫队。跟这个人肯定会闹得不愉快的，他把“吉尔”看成是可以经常送他去运动场的专车。昨天我拒绝了他，看来他很不高兴。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昨天晚上，我跑完长途回来时，他把浴室锁上了，太不象话！我不会为拉科夫斯基队捧场！但愿其他队打败它。

我确实回来得很晚，大概是十一点半。因为没有时间去车库，我便将车停在招待所前，沿楼梯爬上二层，我和另外三人住在该层一个房间里。楼里很静，大家都入睡了。尽管房门都关着，还是从里面散发出脏衣臭袜的气味。当然罗，这一切是很自然的。糟糕的是厕所的门老是敞着，好象有一队士兵正从这里通过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撒点石灰消毒？为什么不关上散发出陈奶酪气味的地窖？

我极度疲倦，所以没有砸掉浴室门上的锁，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马上就躺下了。这间房相当宽敞，有两扇窗户，同房中有两位是我们车队的，另一位青年来自氧气车间，我们都是临时没有宿舍。我跟那个青年还不熟悉，据说他由于跳摩登舞而被开除了团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弄到我们这儿来，莫不是他想改行？那就请吧，不过我不需要任何助手，跟跳舞也毫无关系，我一生中从未跳过硬舞，即使在我妻子被芭蕾舞艺术迷住时也是如此（曾有过那样的时期）。

我们的床相~~对~~排成两行，我的床靠近门口，是最差的位置。别人的位置都~~比~~过我。不过对我来说这倒无所谓，不就晚上呆在这里吗，总会勉强熬过去的。

我脱掉上衣，迅速钻进被窝里。这所一九三八年建造的

招待所到处都散发着臭气，臭虫还没有消灭干净。我陷入这个被称做机关招待所，实际上象个大木箱子的可怕的环境之中，转瞬间就打起鼾来了。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当我睁开眼睛时，其他几位都已醒了。氧气车间的那个青年对着一面破镜子梳头，背朝我的床铺。他是个瘦高个，满脸粉刺，眼睛呈深绿色，一点也不适合干司机这一行。他用水弄湿头发，梳子绝望地发出轧轧的响声。这个青年穿着方格翻领衬衣和北美骑马牧人穿的牛仔褲，上面满是钮扣，活象铆钉。他梳着名为“卡利普索”^①的时髦发型。

我掀开被子，一骨碌爬了起来，想让那个小伙子看看我也是年轻人。他没有注意我，专心致志地梳他的卡利普索，然后抖了抖梳子，再次对着破镜子照了照，随即就出去了。房间里剩下我们三人，两位同伴也从床上爬起来，问我几点钟了，接着就起了床，赤着脚在木板地上拍哒拍哒地走着。我们都穿着白衬裤，活象奥斯曼·帕兹万托格卢的军队的士兵。我头一个去盥洗室洗漱。盥洗室是公共的，位于厕所旁边，只有一扇门将其隔开，那门也总是敞着。旁边是浴室，但它老锁着，据说只有星期六开放，那时我们才能洗头 and 剪指甲。有人在门上写道：“妇女抗议！”究竟为什么，我不清楚。估计管理员会接受她们的抗议。在公共盥洗室，我们至少可以脱掉上衣，用凉水冲一冲。可她们呢？浴室不开时，她们女人有什么

① 这种发型起源于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岛。

办法？

我开始洗脸。当我对着窗子玻璃照了照时，发现自己胡子拉碴，于是我马上跑回房间，取自动剃须刀。那位坐在床上，靠着膝盖填写里程表的同事，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我，接着用手掌摸摸胡子硬得象鬃一样的下巴，一直表示询问地望着我。我告诉他可以过一天再刮，于是他便继续填写里程表。

我又回到盥洗室，打好肥皂，踮起脚尖，因为镜子安得太高。水池有两个龙头，但其中一个焊死了，我估计是为了节约浴室所必需的热度。自从我来后，每天都进行修理，假如有朝一日另一个龙头也被堵住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我继续擦肥皂，胡子不听使唤，但得赶紧刮脸。我瞧瞧脸，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么难看，我甚至不相信镜子。我的鼻梁隆起，鼻根宽得象鹅嘴，只不过不是橙黄色，而是淡褐色，鼻尖上长满不易发觉的细毛。眉毛漆黑，象饱花一样竖着，而且相互皱在一起，成弧形。我的额头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得到安慰；嘴很大，嘴唇薄而结实，用我前妻的话来说，这证明我是个坏人。当我偶尔笑笑时，发黑的碎牙便马上露出来了，我久未修补，因为我认为补牙是白白浪费时间——候诊室、画报、旧报纸和老是织着什么的女人。

我用自动剃须刀刮着擦了肥皂的面颊，歪了一下嘴，又刮起来。接着，我伸直脖子，好照见自己擦了肥皂的脸，就一直这样踮起脚尖。

一个人是单身汉，滋味真不好受。各种想法不断从脑子